

辛格短篇小说集

当代外国文学

辛格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胡 亦

辛格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厂印刷

字数23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2

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0,000

书号 10208·32

定价 0.91 元

目 次

傻瓜吉姆佩尔.....	1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21
康尼岛的一天.....	47
掘墓人.....	63
弄妖术的人.....	74
泰贝利和魔鬼.....	87
短暂的礼拜五.....	102
魔鬼的婚礼.....	118
布朗斯维尔的婚礼.....	131
施劳麦勒.....	149
玩笑.....	165
猴子杰泽尔.....	193
那里是有点什么.....	205
俘虏.....	241
扫烟囱工人黑雅什.....	264
皮包.....	272
奥勒和特露法.....	301

胡子.....	306
读神者.....	317
遁世者.....	333
主教的衣钵.....	351
外公和外孙.....	366

傻瓜吉姆佩尔

1

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家叫我傻瓜。我在学校里的時候，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我一共有七个绰号：低能儿、蠢驴、亚麻头、呆子、苦人儿、笨蛋和傻瓜。最后一个绰号就固定了。我究竟傻些什么呢？我容易受骗。他们说：“吉姆佩尔，你知道拉比的老婆养孩子了吗？”于是我就逃了一次学。唉，原来是说谎。我怎么会知道呢？她肚子也没有大。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肚子。我真的是那么傻吗？这帮人又是笑，又是叫，又是顿脚又是跳舞，唱起晚安的祈祷文来。一个女人分娩的时候，他们不给我葡萄干，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我不是弱者。要是我打人一拳，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不过我生性的确不爱揍人。我暗自想：算了吧。于是他们就捉弄我。

我从学校回家，听到一只狗在叫，我不怕狗，当然我从来不想去惊动它们。也许其中有一只疯狗，如果它咬了你，那么世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帮不了你的忙。所以，我溜之

大吉。接着我回头四顾，看见整个市场的人都在哈哈大笑。根本没有狗，而是小偷沃尔夫-莱布。我怎么知道这就是他呢？他的声音象一只嚎叫的母狗。

当那些恶作剧和捉弄人的人发觉我易于受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试试他的运气。“吉姆佩尔，沙皇快要到弗拉姆波尔来了；吉姆佩尔，月亮掉到托尔平去了；吉姆佩尔，小霍台尔·弗比斯在澡堂后面找到了一个宝藏。”我象一个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第一，凡事都有可能，正如《先人的智慧》里所写的一样，可我已经忘记书上是怎样说的。第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使我不得不相信！如果我敢说一句，“嘿，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全都会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把大家都看作是说谎的？”我怎么办呢？我相信他们说的话，我希望至少这样对他们有点好处。

我是一个孤儿。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快要入土了。因此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面包师傅，我在那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每一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都至少要耍弄我一次。“吉姆佩尔，天上有一个市集；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养了一只小牛；吉姆佩尔，一只母牛飞上屋顶，下了许多铜蛋。”一个犹太教学堂的学生有一次来买面包，他说：“吉姆佩尔，当你用你那面包师傅的铲子在刮锅的时候，救世主来了。死人已经站起来了。”“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可没有听见谁在吹羊角！”他说，“你是聋子吗？”于是大家都叫起来，“我们听到的，我们听到的！”接着蜡烛工人里兹进

来，用她嘶哑的嗓门喊道：“吉姆佩尔，你的父母已经从坟墓里站起来了。他们在找你。”

说真的，我十分明白，这类事一件都没有发生；但是，在人们谈论的时候，我仍然匆匆穿上羊毛背心出去。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唔，大伙儿都笑坏了！于是我发誓不再相信什么了，但是这也不行。他们把我搞糊涂了，因此我连粗细大小都分不清了。

我到拉比那儿去请教。他说：“圣书上写着，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是傻瓜。因为使他的邻人感到羞辱的人，自己要失去天堂。”然而拉比家的女儿叫我上当。当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她说：“你已经吻过墙壁了吗？”我说：“没有，做什么？”她回答道：“这是规矩，你每次来以后都必须吻墙壁。”好吧，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于是她突然大笑起来。这个恶作剧很高明，她骗得很成功，不错。

我要离开这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可是这时候，大家都忙于给我做媒，跟在我后面，几乎把我外套的下摆都要撕下来了。他们钉住我谈呀谈的，把口水都溅到我的耳朵上。女方不是一个贞洁的姑娘，可是他们告诉我她是一个纯洁的处女。她走路有点一瘸一拐，他们说这是因为她怕羞，故意这样的。她有一个私生子，他们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我叫道：“你们是在浪费时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婊子。”但是他们义愤填膺地说：“你这算是什么谈话态度！难道你自己不害羞吗？我们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里去，你败

坏她的名声，你得罚款。”于是我看出来，我已经不能轻易摆脱他们。我想他们决心要把我当作他们的笑柄。不过结了婚，丈夫就是主人，如果这样对她说来是很好的话，那么在我也是愉快的。再说，你不可能毫无损伤地过一生，这种事想也不必想。

我上她那间建筑在沙地上的泥房子走去；那一帮人又是叫，又是唱，都跟在我后面。他们的举动象耍狗熊的一样。到了井边，他们一齐停下来了，他们怕跟埃尔卡打交道。她的嘴象装在铰链上一样，能说会道，词锋犀利。我走进屋子，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绳子上晾着衣服。她赤脚站在木盆旁边，在洗衣服。她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旧长毛绒长袍。她的头发编成辫子，交叉别在头顶上。她头发上的臭气几乎熏得我气也喘不过来。

显然她知道我是谁，她朝我看了一下，说：“瞧，谁来啦！他来啦，这个讨厌鬼。坐吧。”

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什么也没有否认。“把真情实话告诉我吧，”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处女，那个调皮的耶契尔的确是你的小兄弟吗？不要骗我，因为我是个孤儿。”

“我自己也是个孤儿，”她回答，“谁要是想捉弄你，谁的鼻子尖就会弄歪。他们别想占我的便宜。我要一笔五十盾的嫁妆，另外还要他们给我募一笔款子。否则，让他们来吻我的那个玩意儿。”她倒是非常坦率的。我说：“出嫁妆的是新娘，不是新郎。”于是她说：“别跟我讨价还价。干脆说‘行’，或者‘不行’——否则你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我想：用“这个”面团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不过我们的市镇不是穷地方。人们件件答应，准备婚礼。碰巧当时痢疾流行。结婚的仪式在公墓大门口举行，在小小的洗尸房的旁边。人们都喝醉了。当签订婚书的时候，最高贵、虔诚的拉比问：“新娘是个寡妇还是离婚了的女人？”会堂执事的老婆代她回答：“既是寡妇又是离婚了的。”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

唱啊，跳啊，有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紧抱着一只奶油白面包。喜事的主持人唱了一出《仁慈的上帝》以纪念新娘的双亲。男学生们象在圣殿节^①一样扔刺果。在致贺词之后有大批礼物：一块擀面板、一只揉面槽、一个水桶、扫帚、汤勺以及许多家用什物。后来我一眼看见两个魁梧的青年抬着一张儿童床进来。“我们要这干吗？”我问。于是他们说道：“你别为这个伤脑筋了。这东西很好，迟早要用的。”我认识到我是在受人欺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损失点什么呢？我沉思着：且看它结果如何吧。整个市镇不可能全都发狂。

2

晚上我到我妻子睡的地方，可是她不让我进去。“唷，得了，要是这样，他们干吗让我们结婚呢？”我说。于是她说：

^① 圣殿节，在阿甫月（犹太历十一月）九日，纪念古代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

“我月经来了。”“可是昨天他们还带你去行婚前沐浴仪式，那么月经是以后来的罗，是这样吗？”“今天不是昨天，”她说，“昨天也不是今天。如果你不高兴，你可以滚。”总而言之，我等着。

过了不到四个月，她要养孩子了。镇上的人都捂住嘴窃笑。可是我怎么办？她痛得不能忍受，乱抓墙壁。“吉姆佩尔，”她叫道，“我要死了，饶恕我！”屋子里挤满女人。一锅锅开水。尖叫声直冲霄汉。

需要做的是到会堂里去背赞美诗，这就是我做的事。

镇上的人喜欢我这样做，那很好。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念赞美诗和祈祷文，他们对着我摇头。“祈祷，祈祷！”他们告诉我，“祈祷文永远不会使任何女人怀孕的。”一个教徒在我嘴里放一根稻草，说：“干草是给母牛的。”另外还有些类似的事情。上帝作证！

她养了一个男孩。星期五，在会堂里，会堂执事站在经书柜前面，敲着读经台，宣布道：“富裕的吉姆佩尔先生为了庆祝他养了个儿子，邀请全体教友赴宴。”整个教堂响起一片笑声。我的脸上象发烧一样。可是我当时毫无办法。归根到底，我是要负责为孩子举行割礼仪式的。

半个镇上的人奔跑而来。挤得你别想另外再插进一个人来。女人拿着加过胡椒粉的鹰嘴豆，从菜馆里买来一桶啤酒。我象任何人一样吃啊，喝啊，他们全都祝贺我。然后举行割礼，我用我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愿我父亲安息。大家都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我老婆两人。她从帐子里伸

出头来，叫我过去。

“吉姆佩尔，”她说，“你为什么一声不响？你丢钱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你对我干的好事！如果我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她会再死一次。”

她说：“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愚弄一家之主？”

“你怎么啦？”她说，“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啦？”

我看我得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以为这是对待一个孤儿的办法吗？”我说。“你养了一个私生子。”

她回答：“把你这种愚蠢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吧。这个孩子是你的。”

“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呢？”我争辩说，“他是结婚后才十七个星期就养下来的。”

她告诉我孩子是早产的。我说：“他是不是产得太早了？”她说，她曾经有一个祖母，怀孕也是这么些时间，她类似她的这位祖母，好象这一滴水同那一滴水一样。她对此起的誓赌的咒，如果一个农民在市集上这样做了，你也会相信他的。坦白地说句老实话，我不相信她。不过第二天我跟校长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亚当和夏娃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睡到床上去，等到他们下床时，已经是四个人了。

“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夏娃的孙女，”他说。

这就是事情的原原本本。他们证明我愚蠢。但是谁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原由呢？

我开始忘记我的烦恼。我着迷地爱这个孩子，他也喜欢我。他一看见我就挥动他的小手，要我把他抱起来。如果他肚子痛，我是唯一能使他平静下来的人。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骨环^①和一顶涂金的小帽子。他总是受到某个人的毒眼^②，于是我就得赶快去为他求取一张符篆，给他祛邪。我象一只牛一样做工。你知道家里有个婴儿要增加多少开支啊。关于这个婴儿的事我不想说谎。我也没有为此而厌恶埃尔卡。她对我又发誓又诅咒，我没有对她感到腻烦。她有何等的力量！她只要看你一眼，就能夺去你说话的能力。还有她的演说！油嘴滑舌，出口伤人，不知怎么的还充满了魅力。我喜欢她的每一句话，纵然她的话刺得我遍体鳞伤。

晚上我带给她我亲自烤的一只白面包，还有一只黑面包以及几只罌粟籽面包卷。为了她，每一样能抓到手的東西我都要偷，都要扒：杏仁饼、葡萄干、杏仁、蛋糕。我希望我能得到饶恕，因为我从罐子里偷了安息日的食物，那是妇女们拿到面包铺的炉灶里来烤烤热的。我还偷肉片，偷一大块布丁，一只鸡腿或鸡头，一片牛肚，凡是我能很快地夹起来的我都偷。她吃了，变得又胖又漂亮。

整个星期我都得离家住在面包房里。每逢星期五晚上，我回家来，她总要找一点借口，不是说胃痛，就是说肋

① 骨环是给婴儿长牙齿时咬嚼的。

② 按照迷信说法，有一种毒眼能使人遭殃。

痛，或者打呃，或者头痛。你也知道这些女人的借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段痛苦的经验。真叫人受不了。再说，她的那个小兄弟——私生子，渐渐长大了。他打得我一块块肿起来，等到我要还手打他时，她就开口了，狠狠地咒骂，使我只觉得一阵绿雾在我眼前飘荡。一天有十来次，她以离婚来威胁我。换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不告而别，不再回家。但是我却是忍受这种处境而一声不吭的人。一个人要干点什么？肩膀是上帝造的，负担也是上帝给的。

有一天晚上，面包铺发生了一桩灾难。炉灶炸了，我们铺子里几乎起火。大家没事可干，只得回家。于是我也回家了。我想，让我也尝尝不是在安息日前夜躺在床上的乐趣。我不想惊醒睡熟了的小东西，蹑着脚走进屋子。到了里面，我听到的似乎不是一个人的鼾声，而仿佛是两个人在打鼾，一种是相当微弱的鼾声，而另一种仿佛是快要宰的公牛鼾声。唉，我讨厌这种鼾声！我讨厌透了。我走到床边，事情忽然变得不妙了。埃尔卡身旁躺着一个男人模样的人。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嚷叫起来，闹声足够把全镇的人都吵醒。可是我想到了，那样会把孩子惊醒。我想，象这样一点点小事情为什么要使一只小燕子受惊呢。那么，好吧，我就回到面包房去，躺在一只面粉袋上。一直到早晨不曾闭眼。我直打哆嗦，好象患了疟疾。“我蠢驴当够了，”我对自己说，“吉姆佩尔不会终身做一个笨蛋的。即使象吉姆佩尔这样的傻瓜，他的愚蠢也有个限度。”

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求教。这事在镇上引起很大的

骚乱。他们立刻派会堂执事去找埃尔卡。她来了，带着孩子。你猜她怎么样？她不承认这件事，什么都不承认，语气硬得象骨头和石头：“他神经错乱了，”她说，“我是不懂梦里的事情的，不懂见神见鬼的。”他们对她叫嚷，警告她，拍桌子，但是她却开她的炮：“这是诬告，”她说。

屠夫和马贩子站在她一边。屠宰场的小伙子走过来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注意你，你是一个可疑的人。”这时候孩子把屎拉在身上了。拉比的圣坛^①那儿有约柜，那是不准亵渎的，因此他们把埃尔卡送走了。

我问拉比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立刻跟她离婚，”他说。

“如果她不答应怎么办？”我问。

他说：“你务必和她离婚，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一切。”

我说：“呃，好吧，拉比，让我考虑考虑。”

“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他说，“你不能再和她同住一间房了。”

“如果我要去看孩子呢？”我问。

“别管她，这个婊子，”他说，“别管那一窝跟她在一起的杂种。”

他作的决定是我连她的门槛都不可跨进去——在我这一生中永远不能再进去。

白天我还不感到怎么烦恼。我想该发生的事情必定要

① 圣坛是会堂里信徒座位前的地方。拉比就在那里主持宗教仪式。

发生，疮必定要出脓。可是到了晚上，当我躺在面粉袋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太伤心了。我难以抑制地渴念着她，渴念着孩子。我需要的是发怒，可是那恰恰是我的不幸，我不能使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真正的愤怒。首先——我就是这样想的——谁也免不了有时候会犯错误。在你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错误。大概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引诱她，送她礼物等等。而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的，所以他哄得她同意了。不过后来她既然否认这件事，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一些幻象？幻觉是有的。明明看见一个人影，或者一个侏儒，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等你走近了，却没有了，什么东西也没有。要是真的这样，我对她太不公正了。当我想到这里，我就开始哭了。我啜泣着，眼泪流湿了我睡的面粉袋。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告诉他我弄错了。拉比用毛笔写下来，他说，如果事情是这样，他必须重新审理整个案子。在他结案之前，我不能去接近我的老婆，但是我可以请人给她送面包和钱去。

3

九个月过去了，所有的拉比才达成协议。信件来来往往。我没有想到，关于这样一件事情，需要那么多的学问。

在这期间，埃尔卡另外还养了一个孩子，这次是一个女孩。安息日我到会堂里祈求上帝赐福给她。他们叫我走到《摩西五书》^①跟前，我给这孩子取了我岳母的名字——愿

她安息。镇上那些爱开玩笑的人和多嘴的人，到面包房来臭骂了我一顿。由于我有了烦恼和悲伤，全弗拉姆波尔镇的人都兴高采烈。但是我决心永远相信人家对我说的话。不相信又有什么好处？今天你不相信你的老婆，明天你就不相信上帝。

我们铺子里有一个学徒是她的邻居，我请他每天带给她一只面包或者玉米面包，或者一块蛋糕，或者一些圆面包或者烤面包圈，只要有机会，就给她一块布丁、一片蜜糕，或者是结婚用的果子卷——凡是我能搞到的就给。学徒是一个好心的小伙子，有好几次他自己加上一些东西。他过去惹我生很大的气，拉我的鼻子，戳我的肋骨，但是他到我家里去了以后，他变得又和气又友好了。“好啊，吉姆佩尔，”他对我说，“你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娇小的老婆，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你不配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人家说她有一些事儿呢，”我说。

“哦，他们就是喜欢多嘴多舌，”他说，“他们除了胡说乱道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你别去理它，就象别理上一个冬天有多冷一样。”

有一天，拉比派人来叫我去，他说：“吉姆佩尔，关于你老婆的事情，你肯定是你搞错了？”

我说：“我肯定。”

“哦，不过你要注意！你是亲眼看见的。”

① 《摩西五书》即《圣经·旧约》开头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